

巴宙 譯

南傳彌蘭王問經



巴音譯

南傳彌蘭王問經



B942

B11

巴宙譯

南傳 彌蘭王問經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號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南傳彌蘭王問經/巴宙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10

ISBN 7-5004-1954-6

I. 南… II. 巴… III. 佛經-注釋 N. B9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97) 第 16484 號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北京新魏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4.875 插頁: 2

字數: 300 千字 印數: 1—2000 冊

定價: 22.00 元

南傳彌蘭王問經卷上

敬禮薄伽梵、應供、正等正覺。[1]

一 序 話^①

在殊勝的薩竭那城，^②
有王名彌蘭，^③
如恒河之於大海，
往謁龍軍。^④
他向機警，雄辯，
執炬者，驅闇者，
詢問許多幽深問題
導引至是處非處。
對所問的解答，
亦根據微妙意義，
微心、悅耳、未曾有、身毛豎，
潛入於論、律，
及解釋經之網。

龍軍之談論，
彩飾着譬喻和方法，
於此求智並令心喜，
諦聽深問，
割破疑點。

據傳聞有一夷那人^⑤的城名薩竭那，是各種商品交易之所，河山秀麗，地區、鄉邑可愛，有林園、花園、林藪、池沼、蓮池——江河、山巖、林藪很明媚爲博學者設計。敵人與仇敵被降伏，不被壓迫；各種各式的碉堡、守望臺都很堅固，殊勝的城門還有拱道；王宮有深壕與白色圍牆環遶；街道，四衢道，十字道，廣場被良好規劃；各種店鋪內充滿精美貨品，完善陳列；它以^[2]數百個布施之所作裝飾；它以百千如喜馬拉雅山峰^⑥的華麗屋宇作莊嚴；它充滿着象、馬、車乘、行人。一群群美貌男女偕行；它簇擁普通民衆、刹帝利、婆羅門、商侶和傭工；它回響着對沙門、婆羅門的各種禮敬；它被具足多種知識的英雄屢屢訪謁；它有各種布店：波羅奈^⑦細布，可東八羅布^⑧等等；它有各種花店及香店，皆有芬香，店中精致陳列；它充滿許多可愛的珍寶；成群的文雅商人趨赴光顧那街面上陳列精致的店鋪；光亮的財寶之室充滿金銀錢財。庫藏中滿是財寶、穀米、財產、衆多飲食、種種食品、飲料、糖糕、飲汁，豐富如北俱盧洲^⑨。它的豐茂與阿拉迦曼達^⑩天城相似。

既如上述，茲應說他們兩人的宿世作業；並應以分爲六種^⑪解說敘述之，諸如：宿世因緣，彌蘭王之問，特相之問，難問，

比量之問，譬喻說之問。於彌蘭王之問中分爲二種：特相之問，斷惑之問。於難問中也分爲二種：大品與論瑜伽行者之問。

宿 世

所謂宿世者即其前生作業。往昔當大迦葉世尊住於教法時，有大比丘僧衆住於恒河附近一所精舍。彼處諸比丘具足通常戒律。他們清晨早起，執長柄帚，念佛功德，打掃天井，堆積塵埃。爾時有一比丘喚一沙彌說：“來，沙彌，將此塵埃拋出。”該沙彌置若未聞，即行走出。比丘第二第三次喚他，他仍置若未聞即行走出。該比丘於是發^[3]怒心想：“此沙彌很難相語。”遂以帚柄擊他，他即啼哭。出於怖畏，拋出塵土，發第一願而說道：“以此拋出塵埃福業，願我於任何轉生之處乃至證涅槃會有大威力、大勢力，如正午的太陽。”

既拋出塵埃，因洗浴他走向恒河渡頭。當見恒河波浪吼嘯汹涌，他又發第二願而說道：“願我於任何轉生之處乃至證涅槃，能夠速起無盡辯才如此汹涌的波濤。”

時該比丘將掃帚安放在帚室，也走向恒河渡頭洗浴。聽此沙彌發願，他想到：“此人經我的促使乃發願如此。如是，我何事不得成就哩？”他遂發願說：“願我於任何轉生之處乃至證涅槃會有速起辯才如恒河之汹涌波浪，並有辯才對此人頻頻發難之一切問題的善作解答。”

他們兩人從一佛到另一佛（出世）之際，輪迴度日於天與人之間，譬如長老目犍連子帝須¹²曾爲我佛世尊所見，他們

也爲佛所見過，他授記說：“於我般涅槃五百年後，他們將出現於世。凡我所說的微妙法與律，他們將以質問、譬喻使之清晰明白而得分別。”

於他們中沙彌變作印度薩竭那城的國王名彌蘭。他博學、多聞、聰明、能幹；他忠實地於應作之時舉行與過去、未來、現在有關的一切瑜伽典禮；事務。他熟悉種種技藝，諸如：傳說、俗諺、數論、瑜伽、正理、勝宗、算學、音樂、醫學、四吠陀、古典、歷史、天文、幻術、因明、咒術、兵法、韻^[4]律學、指算，稱爲十九項。他是一位難勝難降伏的辯論者，他被稱爲諸宗開山的始祖。若論膂力、迅速、勇敢、智慧，全印度無人堪與彌蘭王相等。他富足而有大量財富，大資源；他的武力、輜重是無邊際。

爾時彌蘭王一日欲出城檢閱其無邊的武力輜重、四軍的排陣行伍。當其軍隊奉命在城外集合，王喜好並極欲與順世論^⑤、吠檀多等人辯論會話。他仰視太陽之後向群臣說道：“今日時候尚早，現在進城，將作何事？是否有博學者、沙門、婆羅門、一僧伽之主、一派之首領、一宗之師，他們被承認爲阿羅漢、正等正覺者而能與我談論，驅逐我的疑惑？”

說此語已，五百與那人向彌蘭王說道：“大王，有六師^⑥：富蘭那迦葉，末迦利瞿舍梨子，刪闍耶毘羅胝子，阿耆多枳舍欽婆羅，巴鳩駄迦旃延，尼乾陀若提子。他們是一僧伽之主、一派之首領、一宗之師。他們是周知聞名的開山始祖，爲人衆極端尊敬。大王，你可詢問他們而驅除疑惑。”

爾時彌蘭王在五百與那人環繞下昇登一華麗車乘前往富蘭那迦葉所在處。既達其處，他與富蘭那迦葉互相問候。既問候已，復退坐一面。既退坐一面，彌蘭王問富蘭那迦葉如

此說：

“尊者迦葉，誰是世界的支持者？”

“大王，地是世界的支持者。”

“尊者，若地是世界的支持者，^[5]爲何去無間地獄的有情越地而去？”

說此語已，迦葉既不能吞下，也不能吐出（此難題），他雙肩下垂，沉默，沮喪而坐。

其後，彌蘭王向末伽利瞿舍梨如此說道：“尊者瞿舍梨，是否有善業不善業？是否有善不善業之異熟果？”

“大王，無善業及不善業，無善業及不善業的異熟果。大王，那些在此世爲刹帝利，往生他世後，仍將再作刹帝利^⑤。那些爲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旃陀羅、補羯娑者，往生他世後，仍將再作婆羅門……補羯娑。（若如此）什麼是善業及不善業？”

“尊者瞿舍梨，若此世的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旃陀羅、補羯娑，往生他世後仍將再作刹帝利……補羯娑，則善業與不善業實無作用。若如是，尊者瞿舍梨，那些在此世被斬手的人，往生他世後他們也被斬手；那些被斬足的人，再被斬足；那些被割耳、割鼻的人，再被割耳割鼻。”——說此語已，瞿舍梨遂默然。

爾時彌蘭王心想：“誠然印度是空虛，誠然印度^⑥是空虛。竟無任何沙門、婆羅門堪能與我會話而驅逐疑惑。”於是彌蘭王向群臣說道：“月明之夜實是美麗，若現時我們往訪沙門、婆羅門提出問題，誰能與我會話而驅逐疑惑？”說此語已，群臣住於沉默而視王面。

爾時薩竭那城十二年來缺乏明哲的沙門、婆羅門或居士。

當聽說某處有明哲的沙門、婆羅門或居士居住，國王即往其處向其提出問題；^[6]但他們既然都不能回答國王的問題而不滿意，遂奔竄此方、彼方；其有不走向他處者，則全都住於沉默。大多數的比丘皆去到喜馬拉雅山。

爾時有一百俱胝阿羅漢住於喜馬拉雅山之守護平原^①。彼時尊者馬護^②以其天耳聞聽彌蘭王之語已，遂集會比丘僧衆於瑜捷陀羅^③山頂，問諸比丘說：“諸賢，是否有任何比丘能與彌蘭王談論而驅逐其疑惑？”說此語已，一百俱胝阿羅漢皆默然。第二第三次再作此問，仍皆默然。於是尊者馬護向比丘僧衆如是說道：“諸賢，在三十三天凱旋宮^④之東有一天宮名計都摩提^⑤。有一天子名大軍^⑥居住其中。彼能與彌蘭王談論而驅逐其疑惑。”於是一百俱胝阿羅漢皆沒於瑜捷陀羅山而現於三十三天。

爾時天主帝釋^⑦見諸比丘從遠蒞臨。既見，彼往詣尊者馬護所在處。既達，彼向尊者馬護作禮，退立一面。既退立一面，彼向馬護尊者如此說道：“尊者，到來的比丘僧衆實是偉大。我是僧衆的侍者。此有何事？我將何爲？”

尊者馬護於是向天主帝釋如此說：“大王，此印度薩竭那城的國王名彌蘭，是一難勝難伏的論師。他是被宣稱爲諸宗開山祖師的領袖。他往詣比丘僧衆，欲以邪見理論發問而困擾比丘僧衆。”

爾時天主帝釋向尊者馬護如此說道：“尊者，此彌蘭王從此逝去而降生人^[7]世。但尊者，那住於計都摩提殿的天子名大軍者能與彌蘭王對論而驅逐其疑惑。我們將請求此天子投生人世。”

於是天主帝釋隨衆比丘僧衆進入計都摩提殿，擁抱大軍

天子後如此說道：“仁者^④，比丘僧衆請求你投生人世。”

“尊者，我無興趣於許多工作的人世。人世是黑闇。我於此天界獲更高的轉生後將證般涅槃。”天主帝釋第二次第三次地請求，大軍天子又如此說道：“尊者，我無興趣於許多工作的人世。人世是黑闇。尊者，我於此天界有更高的轉生後將證般涅槃。”

於是尊者馬護向大軍天子如此說道：“仁者，遍觀人世及天界，除你之外，再無何人能擊破彌蘭王的理論而住持教法。仁者，比丘僧衆請求你說道：‘好仁者，投生人世之後，你將護持十力（佛）之教法。’”說此語已，大軍天子想道：“誠然，擊破彌蘭王之理論，我便得擁護教法。”於是他欣喜說道：“善哉！尊者，我將投生人世。”他允諾了。

爾時諸比丘既在天界完成任務，便沒於三十三天的天神中而現於喜馬拉雅山的守護平原。於是尊者馬護向比丘僧衆如此說道：“諸賢者，有一比丘尚未來此比丘僧衆之集會。”說此語已，有某比丘向尊者馬護如此說道：“尊者，有^[8]樓漢^⑤尊者從此入喜馬拉雅山入滅盡定^⑥已第七日。請遣使近彼。”尊者樓漢即於該時出滅盡定，想道：“彼諸僧衆在等候我。”即沒於喜馬拉雅山而現於守護平原一百俱胝阿羅漢之前。爾時尊者馬護向尊者樓漢如此說道：“賢者樓漢，當佛陀教法隕墜時，如何你不見對僧衆應作之事？”

“尊者，我不曾留意。”

“如是，賢者樓漢，你應受罰。”

“尊者，我將作何事？”

“賢者樓漢，在喜馬拉雅山邊有一婆羅門村名迦江伽拉^⑦；一婆羅門名松弩多羅住於其中。他將生子，一童子名龍

軍。賢者樓漢，你於此際入其家乞食約七年十月有餘；既往乞食，你應勸誘龍軍出家。當其出家之時你便解脫於懲罰。”尊者樓漢說：“善哉！”遂受其事。

爾時大軍天子從天界逝去，轉生於松弩多羅⁸婆羅門妻之胎中。於此轉生之同時有三件奇妙而未曾有之事發生：武器著火、穀物早熟、大雲降雨。從其轉生之時起，尊者樓漢便入其家乞食，約七年十個月中，不曾有一日獲得一匙飯，或一杓粥，或一問訊，或合掌禮敬，或致敬意。所得唯是侮辱、叱罵，甚至無人說：“尊者，請往前走（到下一家乞食）。”但於七年十個月之後一日，至少他得稱^[9]呼說：“尊者，請往前走。”也在當日，婆羅門自外工作歸來時，於路上見長老便說：

“出家者，你是否到過我家？”

“婆羅門，是。我來過。”

“你是否獲得任何物？”

“婆羅門，是。我得到了。”

他不歡喜，回家便問：“是否給那出家者任何物？”

“我們不曾給任何物。”

次日，婆羅門坐自家門口，心想：“今日我將斥責那出家者的妄語。”長老又於次日到達婆羅門家。婆羅門見長老便作是說：“昨日在我家裡你無所得而稱‘我得到了’。此妄語於你們是否適當？”

長老說道：“婆羅門，以往七年十個月有餘，我在你家裡甚至不曾獲得‘請往前走’一語，但至少昨天我已得到。基於此友好的言辭，我遂如此稱說已得。”

婆羅門想道：“僅獲此如許友好的言辭，他們也公開地稱讚說已得。（若）獲得有異於此的可嚼可飲之食物，如何他們

不稱讚哩？”既經淨化，他命令把爲自己所設的食物“一匙食”給長老。他說：“你將於一切時獲得此食。”其後一日，（長老）前往之時，他見長老的寂靜。更作淨化，邀長老常在其家進食。長老默然接受。每日食畢，長老對他略說佛語始離去。

其後十月女婆羅門生一子，名叫龍軍。龍軍逐漸地長大，已有七歲。爾時龍軍童子之父向龍軍童子如此^[10]說道：“愛兒^③龍軍，你應學習此婆羅門家之學。”

“父親，此婆羅門家之學叫做什麼？”

“愛兒龍軍，三吠陀爲學問，其餘諸技名爲手藝。”

“父親，如是，我將學習它們。”

爾時松弩多羅婆羅門以一千束脩金給一婆羅門師，並在重閣上一小室裡安置床座已，向婆羅門師如此說道：“婆羅門，你令此童子學習聖典。”

於是婆羅門師指教說道：“好童子，你學習聖典。”

龍軍童子經一次教示，即於三吠陀能熟記、朗誦、熟知、安置及善作意。於三吠陀及其字彙，儀軌，音韻、字源及第五古傳說，他立即得生慧眼；於字句、文法、順世論，大人相他完全通曉。於是龍軍童子向其父如此說道：

“父親，於此婆羅門家是否更有可學？或僅止於此？”

“龍軍愛兒，於此婆羅門家更無可學；可學習者僅此而已。”

爾時龍軍童子給了阿闍黎的考試，自重閣走下，其心譴責自己前生習性，孤獨宴默，觀察自己學藝的初中後，但於初中後中不見少許價值。心想：“此吠陀實是空虛。此吠陀實虛妄、無真實、無價值。”遂悔恨不樂。

爾時尊者樓漢坐在其瓦坦尼亞坐卧之所^④，以心知龍軍

童子心中思維。著衣持鉢沒於瓦坦尼亞坐卧所而現於迦江伽那婆羅門村之前。龍軍童子立於自家門廊，見尊者樓漢自遠蒞臨；既見，很是高興，歡喜、欣悅、快樂、欣慰，想道：“或許此出家者會知^[11]道真實。”他往詣尊者樓漢所在處。既達，他向尊者樓漢作如此說：“大德，你是誰？如此剃光頭髮又著袈裟？”

“童子，我名為出家者。”

“大德，為何你名為出家者？”

“童子，出家者離諸惡之垢穢；所以我名為出家者。”

“大德，為何你的頭髮不似他人的頭髮？”

“童子，既見此十六障礙，我遂剃除鬚髮而出家。何者為十六？

“莊嚴障、裝飾障、塗油障、洗髮障、花鬘障、香料障、衣著障、訶梨勒[®]障、阿摩勒[®]障、染色障、結髮障、梳髮障、理髮障、解髮障、虱子障。

“當頭髮落掉時他們憂悲、苦惱、慟哭、捶胸啼號而墮入迷惑。童子，被糾纏於此十六障裡人們喪失最精巧的技藝。”

“大德，為何你的衣服不與他人相似？”

“童子，精美衣服與欲愛連結，是居家者之相。任何從衣服生起的怖畏，於著袈裟者不會再有。因此我的衣服也不與他人相似。”

“大德，你知技藝否？”

“童子，是。我知技藝。我也知無上的聖典。”

“大德，你能將它教授我嗎？”

“童子，我能。”

“如是，請教授我。”

“童子，此非其時。我們正在入舍宅乞食哩。”

爾時龍軍童子從尊者樓漢之手取鉢入家，親手奉獻精美而可嚼可飲的食物以滿足他。尊者食畢，洗手及鉢^⑧。童子向尊者樓漢如此說道：

“大德，現在請授我聖典。”

“童子，若你無障礙，得父母允許並穿著我之出家服裝，我將授與經典。”^[12]

於是龍軍童子往詣父母，如此說道：“母親，父親，此出家者說：‘我知世間無上聖典。’但他不教未在其面前出家者。我將在此人的面前出家後學習聖典。”

其父母想：“我兒雖出家，乃為學習聖典。學成其將歸來。”他們允許：“兒子，學習聖典。”

於是尊者樓漢遂攜帶龍軍童子赴瓦坦尼亞坐卧所及韋江巴·瓦土^⑨。既達，在韋江巴·瓦土過一宿後，赴守護平原。既達，龍軍童子於一百俱胝阿羅漢中間出家。既已出家，便向尊者樓漢如此說道：“尊者，我已穿著你的衣服，現在請教授我聖典。”

爾時尊者樓漢想道：“教授龍軍，於律，於經，或於阿毘達磨，應以何為首？而此龍軍敏慧，能容易地精通阿毘達磨”他遂先教授阿毘達磨。

復次，尊者龍軍於一次披誦，即能精通全部阿毘達磨藏，諸如：以善法、不善法、無記法，三法及二法莊嚴之《法集論》^⑩；以十八分別為莊嚴，從蘊分別開始之《分別論》^⑪；以攝非攝為首之十四種類分別的《界論》^⑫；以蘊施設、處施設為首之六種類分別的《人施設論》^⑬；分為自說五百論，他說五百論，集合為一千論之《說事論》^⑭；以根雙，蘊雙為首的

十種類分別之《雙論》⁴⁹；以因緣所緣緣爲首的二十四種類分別之^[13]《發趣論》⁴¹。他又說：“尊者，且止。不要再解釋。如許之多我將研究它。”

爾時尊者龍軍往詣百千阿羅漢。既達，他向百千阿羅漢如此說道：“尊者，將善法、不善法、無記法安置在此三類裡，我將詳細解釋全部阿毘達磨藏。”

“龍軍，善哉！你解釋它。”

於是尊者龍軍以七個月詳細解釋七論，大地震動、諸天稱善哉、梵天鼓掌、天上旃檀香屑及曼陀羅華繽紛而下。其後尊者龍軍年滿二十歲，一百俱胝阿羅漢於守護平原爲他授具足戒。既受戒已，尊者龍軍於其夜盡天曉之際，著衣持鉢同其和尚入村乞食，忽起此念：“我的和尚實空虛，我的和尚實愚癡；拋置其他佛語而先以阿毘達磨教我。”

爾時尊者樓漢以心知龍軍心中思維，向他說道：“龍軍，你之所思實不適當。龍軍，此於你實不適當！”

於是尊者龍軍作如此想：“實是奇妙，實未曾有，我的和尚能以心知我心中所思。我的和尚賢明，且讓我向他懺悔。”於是尊者龍軍向尊者樓漢如此說道：“尊者，饒恕我，我將不再如此作想。”

爾時尊者樓漢向尊者龍軍如^[14]此說道：“龍軍，若僅如許，我將不饒恕。但有一城名薩竭那，有一王名彌蘭者在該處統治。他以邪見發問困擾比丘僧衆。若你去該處調伏他並令欣喜，如是我將饒恕你。”

“尊者，且止。此彌蘭王一人耳。若全印度一切國王皆來此以問題難我，若我以回答而摧伏彼等一切，尊者，你能饒恕我否？”

“我不饒恕。”他說。

“如是尊者，我將依誰之左右度此三月雨季？”他說。

“龍軍，此尊者馬護住於瓦坦尼亞坐卧所。龍軍，你赴尊者馬護所在處。既達，稱我的名以頭面禮足，向他如此說道：‘尊者，我的和尚以頭面頂禮你足，並問你少病少惱，輕快強健，安穩住否。他遣我來你之左右度此雨季三月。’若他說：‘你的和尚何名？’你應說：‘他名長老樓漢。’若他說：‘我名爲何？’你應說：‘尊者，我的和尚知你的名。’”

“尊者，如是。”於是尊者龍軍頂禮尊者樓漢，右繞、著衣持鉢、游行，逐漸走向尊者馬護的瓦坦尼亞坐卧所。既達，向尊者馬護作禮畢退立一面。既退立一面，尊者龍軍向尊者馬護如此說道：

“尊者，我的和尚以頭面禮你的足並問你少病少惱、輕快強健、安穩住否？我的和尚遣我來你的左右度此雨季三月。”

於是尊者馬護向尊者龍軍如此^[15]說道：“你稱何名？”

“我名龍軍。”

“你的和尚何名？”

“尊者，我的和尚名樓漢長老。”

“我何名？”

“尊者，我的和尚知你的名。”

“龍軍，甚善。安置你的衣鉢。”

“尊者，甚善。”龍軍安置了其衣鉢。次日於掃除卧室後，他設置洗面水及牙枝。尊者馬護再掃除已掃除之處；把水拋棄，攜來他水；又拋棄牙枝，另取牙枝；且不同其共語。如此七天，於第七日他再詢問，龍軍再照前說時，他遂被允許雨季安居。